

铁铜恨

宋 恒



铁钏恨

宋 恒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05号

铁 铜 恨

宋 恒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75印张 2插页 196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534—489—2

I·389 定价: 3.45元

悼屈原之沉泊兮悲贾谊之不修，
笑退之之戚嗟兮悯德裕之穷愁，
惟君子之出处兮贵体道以周流，
自任天下之重兮何一己之为谋，
用则行而舍则藏兮又何必杀身
而怨尤，
惟盖棺兮事定聊康强以保天性！

李纲·拟骚·

目 录

一、冰河铁骑	(1)
二、血书壮志	(11)
三、闻宫留驾	(22)
四、夷门募将	(32)
五、昆岳琴吟	(42)
六、水门初战	(53)
七、追审奸细	(62)
八、爱心拳拳	(69)
九、床弩却敌	(78)
十、打擂议和	(86)
十一、名妓风度	(96)
十二、后宫风波	(107)
十三、牛皮将军	(114)
十四、激战幕天坡	(123)
十五、浪子挟私	(133)
十六、伏阙上书	(144)
十七、一身进退	(152)
十八、火海赤心	(161)
十九、再会龙潜	(169)
二十、深夜刺客	(180)
二十一、功败垂成	(191)

二十二、调和两宫	(201)
二十三、忠心见疑	(212)
二十四、河阳扼腕	(214)
二十五、孤舟送别	(230)
二十六、烽烟又起	(239)
二十七、湖中奇会	(248)
二十八、敌国情心	(257)
尾 声、铁铜遗恨	(266)

一、冰河铁骑

大宋宣和七年。

河南浚州郊外。

夜空仿佛一块巨大无比的墨色水晶石，深邃、神秘，紧紧地压迫着冻僵的黄土地。从遥远的冰天雪地深处吹来的寒风，一阵阵凛冽地嘶吼着，无情地扫荡兀立在地面的一切。大树抖簸着低下倔强的躯干。房屋匍伏着缩成微小的一点。河流屏声静气，凝固成一条晶莹的玻璃。

一只栖息在墓穴中的孤狼，迫于饥饿，探出头来想去觅食，立刻被那寒风中隐藏着的肃杀之气所惊，凄厉地哀号一声，夹着尾巴退回去。然而它不死心，待一会儿再次探出头来，小心翼翼地抬起鼻子仔细辨别。远方马蹄踏踏，兵器碰撞，寒风夹带着羊膻、血腥、汗味、尸臭，冷酷如铁地直涌过来。孤狼打个寒战，忍着饥饿，愈加惶恐地钻进墓穴的最深处。

真是个如磐之夜啊！

然而，就在这杀气弥漫的寒夜里，也有无畏的勇士在坦然前行。他一身黑色轻便短靠，背负一支黑花梨木鞘的剑状兵器，利目如鹰，敏耳如兔。虽是在如飞般的顶风疾行，周围的一丝一毫动静都逃不过他警觉的耳目。越往前走，杀气越逼人。尽管如此，他脚上仍无一点放松，因为他就是要潜

入那杀气的源头——金兵驻扎的营地。

很快到了一个低矮的山坡，有一条小河从坡下流过。顺着小河，沿着山坡，布满了大蘑菇似的金兵帐篷。帐篷外钉着一圈海碗口般粗的原木栅栏。栅栏内外，金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每个岗哨皆身如铁塔般凝立不动，双眼则虎视眈眈地注视四周。每隔半个时辰，便有一队整齐的劲装铁骑兵巡逻而过。不断有严厉的喝问，冷冷的刀光，向四面八方散播着死亡的气息。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人，就是一只小鸟也难越过。

黑衣夜行者紧贴远离栅栏的一棵大树站着观察，心中暗叹金军的警卫森严。伯父李纲说的没错，金军确是虎狼之师。近几年灭辽平夏，铁骑到处所向无敌，而今又想占我大宋江山。宣和七年初冬，金军以斜也为主帅，坐镇京都调度军事；以右丞相粘罕为左副元帅，自云中郡出发围攻太原；以太子斡离不为主帅，与南京路都统完颜兀术一起，率军自平州入燕山，直趋大宋都城汴京。沿途宋军，一触即溃，非逃即降。不几日，斡离不一路金军就已抵达汴京外围浚州。

但是这又怎么吓得倒黑衣夜行者，李平北年纪虽才二十四岁，却已经历过数次大惊大险。他背挎的那支菱形铁铜，已饮过许多武林豪强的血，因此在江湖上颇有些名气了。金军再厉害，终究是血肉之躯，岂有不可战胜之理？

他暗中运气、蓄劲，就想凭超凡轻功跃过栅栏，潜入金营。才走出一步，“嗖”地一声，一支利箭破空而来，直插门面。说时迟那时快，平北一矮身躯，利箭立刻钉死在自己身后的树干上。紧接着，一小队骑兵，迅疾无比地直扑过来。糟了！平北飞快拔出铁铜，正要迎战，一想不对，又猛地往后退去。伯父李纲是叫他来探探金兵虚实的，不到万不

得已岂能盲目拼杀？杀几个骑兵不难，却会惊动大队金兵而误了大事的。这么一想，他定下神来，四处张望可有藏身之处。一眼就瞥见身后不远处几个荒坟堆，急忙伏地滚过去，又发现一个洞穴，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钻了进去。

立刻闻到一股臭腥味，听到一声低低的野兽咆哮。定睛一看，原来墓穴是个狼窝。一只大灰狼眼冒绿光，朝他龇牙裂嘴。平北本想一铜结果了狼命，听得外边金骑声音逼近，忽然灵机一动，伸出双手，钢钳般卡住狼脖子，狠狠地将它扔出洞外。

墓穴外，那几个金骑兵正在叽哩呱啦地说话。奇怪呀，明明看见有个人影的，怎么转眼间就不见了？正想下马搜寻，猛地从乱坟堆中窜出一条大黑影，嗥叫一声，泼风般地朝外奔去。是条狼啊，金骑兵们松了口气，放下心来。再仔细张望一番，无一丝动静，这才勒转马头往兵营驰去。就在金兵掉头的瞬间，又一条黑影从坟堆飞出来，无声无息地掠上最后一位金骑的马背。不待金兵喊出声来，平北一只铁手就拧断了他的颈骨，另一只手顺便扔下尸体，摘下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不露痕迹地跟着骑兵队混进了金军营地。

金营中一座特大的牛皮帐篷中灯火通明。一盏巨大的牛油灯，金黄的火焰映照着一个端坐凝神静思的人影。周围的金兵，腰挎长刀，树木般立着，不出一点声息，他们知道，此时韩元帅最讨厌声响。

韩离不其人，一副铁墩般壮实身躯，圆脸虎须，双目如电，武艺高强，胆略过人，是金国的一位大英雄。他曾率领几十个铁骑，千里奔袭辽主。在辽军二万五千大军的围困之中，连斩十几员辽将，直扑辽主中军大旗，吓得辽主扔下妻

妾抱头鼠窜。前不久，他以千余部卒对辽主的五千精锐之师，血战整整一日，终于打得辽军溃不成军，生擒辽王室全体成员，只余辽主单身孤骑逃往大漠。在灭辽的战斗中，他立下了赫赫功绩，威震塞内外。紧接着，他又提出进兵中原，迫使宋朝向大金朝俯首称臣的建议。他的雄心大志，获得大金国君臣们的一致赞同。于是秣马厉兵，积极准备。正巧当时宋朝接纳了金朝叛将张觉。本来正愁没借口对宋用兵的金国，这下抓住把柄，便以讨伐张觉为名，分兵两路南下攻打宋朝。出师以来，根本没经过什么剧烈战斗就长驱直入。

韩离不兴奋极了。当女真族还在受着辽和西夏、宋朝压迫之时，他年轻的心就萌发了有朝一日要报仇雪耻、振兴民族的大志。多年来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终于平定西夏，灭掉辽国，如今又兵临宋朝京都。对于这场征战，他充满胜利信心。因为他早已对宋朝情况了如指掌。徽宗皇帝只知吟诗作画，醉酒嫖妓，是个荒淫的昏君。他手下那班大臣：蔡京、童贯之流是祸国殃民的奸刁之徒；李邦彦、张邦昌之流是毫无治国之才的花花公子；虽说武将种师道有点本事，可不在京都，不足畏惧。以他大金的铁骑，对付这班人，当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韩离不并没有因为稳操胜券就掉以轻心。他深知宋朝地大物博，必有许多藏龙卧虎之士。故每一仗都小心韩备，谨慎从事，而且越迫近京都就越谨慎。因此，今天夜深人静了，他还没有睡觉，再次翻开宋朝地图，仔细思考明天进攻浚州的方案是否完美无缺。他喜欢速战速决，他要一举冲下浚州，干脆利索，一点不拖泥带水，然后渡过黄河，直捣京师。

忽地，万籁俱寂中爆发出一声骇人听闻的惊叫：“刺客！”随着一片嘈杂的喧哗，夹着兵器叮咣碰撞和惨叫声传来。帐前两个极为彪悍的卫兵，闻声色变，刷地拔出长刀。韩离不从案前抬起头来，听着帐外的喧闹，不由皱起浓眉：“好大胆，真有刺客！”说着放下图卷，站起身朝外走去。

“元帅，危险！”两卫兵立刻挡住他。

“怕什么！”韩离不肯停止脚步。

卫兵无奈，只得前面开道，神经可是绷得像满弓之弦。

韩离不走不多远便即停步，观看众卫士与刺客拼斗。只见昏暗中人群搅成一团。韩离不锐利的目光一扫，心中一激凌。那刺客身材魁梧，手脚极为敏捷。包围着他的足有十几个卫兵，都是身经百战，极其悍猛的女真勇士，可就是奈何不了刺客。刺客取防卫姿态稳站在中间，手中一支四棱铁铜在寒夜中闪着微光。每当有卫士举刀扑上去之时，他都能极巧妙地从刀丛中闪躲开。随着，那铁铜之光轻轻一飘，就有一位卫士扑咚倒地。其时已有三具尸体横躺在刺客身边了。卫队副将乌力古见状，气得狂吼一声，操起他惯用的狼牙棒，朝刺客兜头盖脸砸下去。那乌力古身高力大，能生擒长白山的猛虎，那根狼牙棒足有百斤之重，冲锋陷阵时，往往一棒下去将敌方连人带马打得稀巴烂，可谓威猛之极。此时他舞动起来，韩离不站在二十步外犹觉得那狼牙棒带起的劲风。只见那棒挟着风雷，以泰山压顶之势打下去，顿时响起一声惨嗥。韩离不定睛一看，乌力古的大棒陷进泥地一尺深，人则抱着脚陀罗样滚得老远。原来那刺客在大棒落下之际，轻轻一闪就避过了，并顺势在乌力古腰上扫了一铜，幸亏乌力古机敏躲得快，才算保住了命。

卫士损失惨重，然并不后退。十几把长刀组成一张水泼

不漏的网，但也不敢贸然进攻，只是相持着。韩离不摇摇头。他已看出刺客武功极高，远远超出那班卫士，仅凭蛮勇冲杀是逮不住他的。正在思索擒敌之计，忽然旁边一个娇嫩的声音说：“爹爹，让我去试试。”

韩离不一看，正是爱女那达花。那达花是一顾长身材少女，身着黑色男装，手执一把薄刃长刀，自小得异人传授，学得一身非凡武功。此次南下坚持要跟来见见世面。尽管如此，韩离不到底不放心：“这南蛮扎手，你可别莽撞。”

这么一说，更激起那达花好胜之心：“我偏要见识见识！”说着便一支箭般射向刺客。

韩离不阻挡不及，一跺脚，灵机一动，对身旁卫士说：“快点火把！”

这一招果然灵验。那刺客能在众多卫士包周中连连得手，一半靠的是黑夜的掩护，叫人看不清他如何出手。只要点起火把，十几双眼睛盯得紧紧，何处施计？呼啦一声，几根火把熊熊燃起来，元帅帐周围顿时亮如白昼，毫发毕现。刺客顿觉不妙，刷拉拉，抬手撒出一把暗器，如满天流星。有的击中卫士眼睛，有的扑灭火把，有一粒竟还直奔韩离不脸面。韩离不伸手一捞，立时感到手中如捂了只活生生的蜜蜂，一阵灼痛。与此同时，那达花避开暗器，悄身袭近刺客，无声地刺出一刀。刺客用铜一挡，叮的一声火星直冒。他愣了一下，似乎有所顾忌，腾身一跃，出乎意料地飞上旁边一个帐顶，再一跃，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卫士们正要呼喝追寻，韩离不心知刺客已远去，再追也徒然。吩咐道：“不必追寻了，各人守好岗位！”

等他回到帅帐，那达花也从外面进来，惋惜道：“溜得好快呀，否则……”韩离不在灯下伸开手掌一看，那暗器竟

是一枚碗豆大小的圆溜溜卵石，在灯照下显的格外晶莹剔透。此种卵石只有江南才有。看样子，那刺客是从江南来的，确实好功夫，难怪敢孤身闯营。

那达花接过卵石，反复细看，那青年刺客虽如惊鸿一瞥，却在她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她暗暗打定主意，将来定要与那刺客比试一番。

韩离不却有些惕然，看来宋朝定有一位大英雄出手抗金了。否则，凭蔡京童贯李邦彦之流怎么会请得到如此的武林高手来行刺呢？今后下去确应小心为好。不过，自古以来靠行刺者决难成大事，宋朝几十万大军都挡不住他的女真铁骑，一、二个刺客又岂能将他吓退？想到这里，韩离不又坦然了，他捏拳一挥：“传令，明早五更，即攻浚州！”

韩离不麾下先锋术烈活是个黑脸大汉。骑一匹黑色辽河烈马，使一把重六十二斤的长柄厚背刀。自南下以来一路斩将夺关，还未遇到过对手，所以极其趾高气扬。手下酋将和兵士自然也同样踌躇满志，面对小小浚州，根本不放在眼里。

金兵在城下刚排开阵势，从浚州城内飞驰出一队兵马。领先的是浚州守将何灌。他身披锁子铁甲，骑匹白鬃马，提杆烂银枪。看起来倒也威风凛凛。李平北徒步立在他旁边，依旧紧身短靠，背插铁铜。

术烈活见宋军前来迎战，哈哈狂笑：“何灌，还不赶快投降，来找死呀？”

何灌不吭声，默默地凝视着金军。那金军旗帜鲜明，队列整齐，每一匹铁骑都如一支蓄劲待发的利箭，只要一声令下，就会排山倒海般直冲过来。相形之下，自己军队士兵缺

马少甲，大寒天站在风中，牙齿和小腿都打战，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他眼神暗淡下来，斗志顿失，有一瞬间，几乎要下令退兵了。然而不容他犹豫，金兵阵里猛响起一通震裂肺腑的战鼓，一名酋将应声跃出阵来：“何灌，你敢和我斗吗？”

何灌尚未回答，那酋将又叫了：“你这胆小鬼，缩头乌龟，还是乖乖投降吧！”

何灌被金酋的狂态气得脸色通红，也不搭话，策马冲过去挺枪就刺。酋将嗷嗷怪叫，舞刀迎战。何灌原是武举出身，武艺其实不差。几个回合就把那酋将杀得手忙脚乱，亡命地逃回去。

术烈活一见大怒，立刻挥刀出战。何灌举枪遮挡，立刻震麻了手掌。那术烈活果然骁勇，只二、三刀就把何灌砍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回手之力。

李平北见情势危急，拔出铁锏，飞也似地跑上去：“何将军退下，让我来。”

何灌正杀得心慌气短，见平北来援，求之不得，急忙后退。李平北顶上去挥锏即砸，术烈活自然不肯相让，不让平北近身，横扫一刀过来。平北侧身躲过，再次窜上去，术烈活一勒马，又跳开了。其实，要论近身肉搏的功夫，李平北绝对高过术烈活。吃亏的在铁锏是短兵器。又没马，遇上能征惯战的骑将，无法施展长处。当下两击不中，平北心知再战下去已无取胜把握，急忙后退一丈多远，顺手飞出一把五彩卵石。术烈活眼前一花，连忙躲避。人虽躲过马却躲不过，那黑马狂嘶一声，跃起几尺高，几乎把术烈活摔下来。他好不容易控住惊马，恼怒之极，大喝道：“骑兵队，并排冲！”

蓄势待发的金兵铁骑，呼啸一声，潮水般朝宋军杀去，缺甲少马的宋军哪经得起这股力量的冲击。转眼间，队伍被撞得七零八落。何灌和平北奋力抵挡也无济于事。

一个酋将横砍一刀，正中何灌马脚，白鬃马轰然倒地，何灌挣扎着要爬起来，那酋将抢上来就要割他首级。何灌就地十八滚，但还是被刀尖在肩上撩开一条大口子，血如泉涌。眼看酋将又扑上来，何灌就要命丧刀下。忽听酋将惨叫一声，捂着眼睛弃刀而逃。原来是平北及时打出一粒卵石救了何灌。何灌到此时已魂飞魄散，什么也顾不得，拼命往城里跑，心中盼望驻城的节度使梁方平能赶快救援。

一直等他们跑进城，梁方平也没有来救援。街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老弱病残的宋兵在挣扎着奔逃。原来梁方平见势不妙，不等何灌他们退进城，就顾命逃走了。

何灌和李平北大骂梁方平“阉竖”。然而骂归骂，又有何用？金骑暴风雨般卷地而来，纵然李平北浑身是胆也抵不住，只得弃了城，保护着何灌，马不停蹄地往汴京城跑去。

韩离不在浚州只住了一夜，立刻乘胜前进。赶到滑州，滑州守军早跑光了。金兵一路无阻，两天后就到达黄河北岸。

黄河从高原上流到这里，水势平缓下来。上游挟带的泥沙渐渐沉淀，久而久之，河床竟高出地面数丈，全靠两条人造堤坝将其拦住。

韩离不登上北堤，只见黄水缓缓地从远方流来又流向远方。隔河望去，灰灰蒙蒙一片，在那视线的尽头，就是宋朝京都汴京，只要渡过黄河就能兵临城下了。如果上天保佑，这次能够一鼓作气攻下汴京，这中原的大片沃土就能控制在金朝手中了。女真族从此将变局促于北方一隅的历史而成中原

的主人。而他幹离不，作为开创大金朝新历史的重臣，从此也将在青史上留下不朽功名，能如此，大丈夫复何求！

想到这里，幹离不豪情陡起：“传令，渡河！”

几万名女真铁骑，听到他的号令，人人兴奋，举刀高呼：“渡河！渡河！”那呼声震天动地，几乎压倒了黄河的咆哮，那河岸边的冰凌，竟哗哗地纷纷断裂掉入水中。

二、血书壮志

李平北一路懊恼不已。几天来他两度与金军交手，均以自己失利告终。第一次探营，尽管已十分谨慎，仍然被巡逻的金兵发现。以他的武功，在江湖上能与之匹敌的可以说是廖若晨星。他也不止一次经历过一人面对数个江湖剑客联手袭击和数百个强盗围攻的惊险战斗。要论单个人的武功，那些剑客、强盗绝不比金国卫士差，甚至更强。可不知怎么的，当他被十几名金军卫士围攻时，承受的压力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虽说杀死了几名卫士，还使一名酋将受了伤，但自己也差点吃亏。那晚突袭的黑衣少年，只交手一招，然而就这一招已知他的武功不在自己之下。那金军元帅看来也是个极厉害角色，沉稳、机智。第二次在浚州与金将交手，铁骑冲锋时那股排山倒海无坚不摧的气势，更令人惊心动魄。他可以毫无畏惧地和任何一个或几个武士格斗拼搏，但他却无法抵挡一支组织精良、训练有素的铁骑军。这样看来，金军除了没有火药大炮外，无论在士气上、组织上，将帅的谋略上，军队的训练上，都胜过一盘散沙似的宋军一筹。难怪韩离不能以少胜多屡建战功；难怪宋朝大臣和军队对金军畏若猛虎；也难怪伯父李纲虽极力主张抗战，心中实在是对战局忧虑万分。……平北抬眼看看远处的汴京城墙，崎岖不平好像老人的残牙，明显经年未修。其实又何止一个